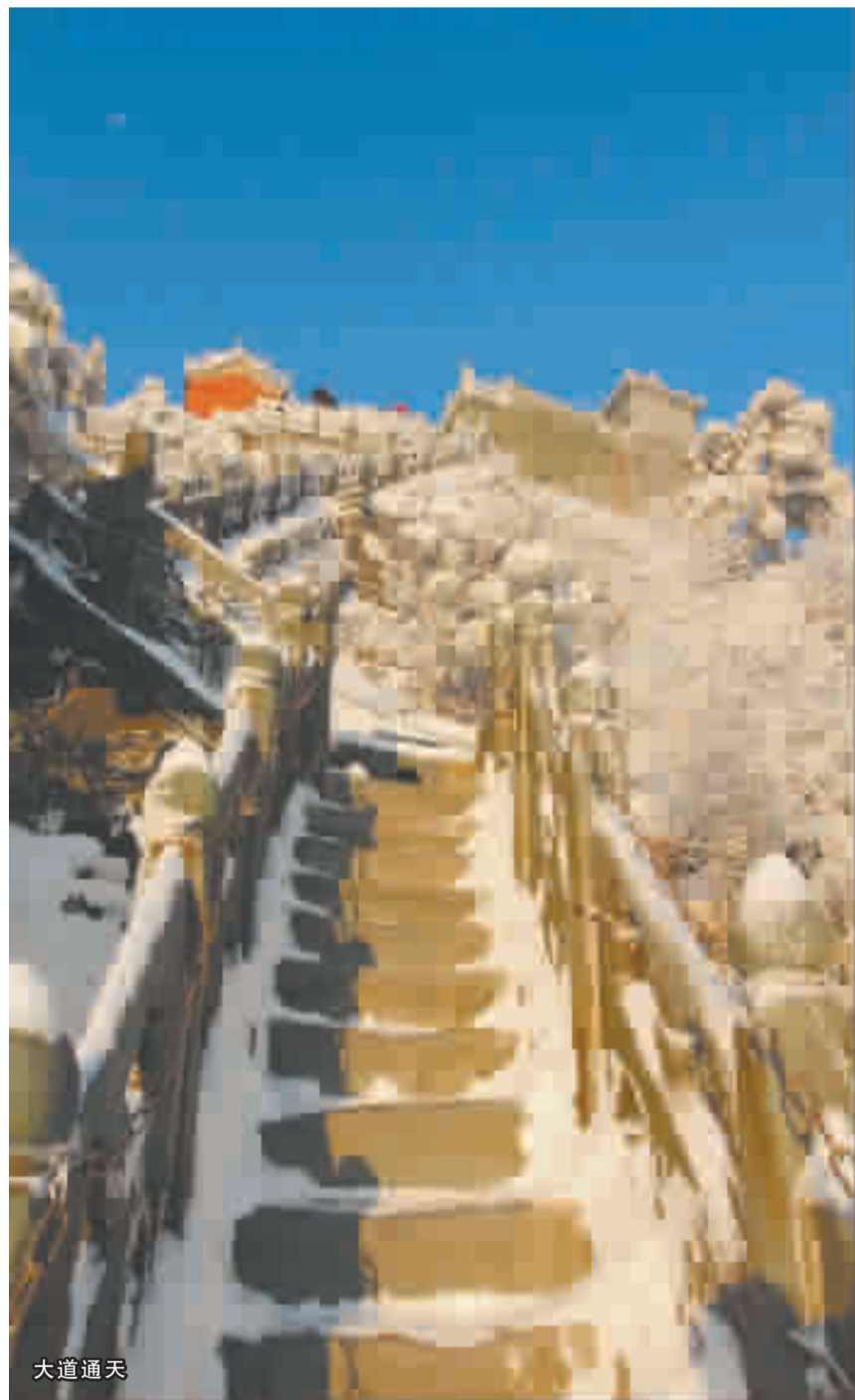


雪中登武当

文/方朝明 图/方毅 冯开春



太和宫殿



大道通天

一个冬季的夜晚,我来到武当山,夜宿于山中旅店。

这夜,武当山下着小雪。砖瓦上、树上积了一层白白的雪,如此一点、两点、三点,点在风格各异的小屋子上,点在有着生命的树上。有些树叶随着雪落下,叶子伴着小雪落成了莲花,一朵一朵的。

自饮长生酒,逍遥谁得知。我细细地品着针井茶,时间是一条看不见没有终点的线,开始逆流,却追溯不到底,“为什么这针井茶的味道是那么的深远”,只因这里是用武当的山泉泡的啊,自有武当山的时候,这里就是一个玄妙飘灵的地方。武当的茶是会醉人的,我醉了。夜更深了,至深处时,我在旅店酣然入眠。

天亮了。我背着包,带上相机,爬行在武当山上。一块臭豆腐进了油锅,“吱”的一声发出尖叫;索道上密密麻麻的人滑来滑去;一张打过孔的门票飘起又落下;小孩的鞋底加了厚,山上住着的老人皱纹笑了,深了;女人的手指捏成兰花,对着相机微笑;男人随着碗里的酒醉了;一阵风吹过,一张百元大钞放进了卖工艺品小贩的小包里,鼓鼓囊囊的;几十个八卦铜铃对着阳光熠熠发光,还有那些手工制作的纪念品等待游人光顾;我拿了张地图东张西望,看到游人熙熙攘攘……

在武当山,我应该以一个孩子的姿态存在,这是一个和纯真有关的地方。这里的童年,可以看见冬日的早上有些发白的暖阳;在武当山,我应该老去。这是一块适合领悟的土地,岁月如歌,可以晒到温柔的夕阳,边上放着一杯姜黄色老茶,老茶很香,我老眼浑浊,心却开始渐渐通透。

我,依旧还是一个少年。

阳光很暖,是一种让人身心愉悦的舒服,我慵懒得蜷缩起身体,吐了丝,成了茧,倒挂在一棵树上,结成一个故事。夕阳落在茧上的时候,我化成一只五彩的蝴蝶,徘徊在武当山的每一个角落。这本身就是一个道家的传说,有的传说已经化成一杯黄沙白骨,而武当山连同它的建筑、它的文化、它的魂魄还在,它留得住历史,它守得住时间。有一个少年独自困守在金殿上,守着一颗少年的心,在这里老去。喧嚣退去,金殿里静得只有一种声音,是自然吃语的声音,一花、一叶、一虫、一个玲珑,在金殿,成了景色,成了自在。

山路上,又开始有了灯光。我穿上黑色的棉袄,徘徊于此。

这一夜,武当山又下雪了,雪深了,深了。

白色的雪渗透了黑色的武当山,雪下得好深、好深。恍惚间,我驾着一叶舟,飘荡在这座山上,直冲苍穹。身体笔直成了铮铮傲骨,凝望着雪中的山峦。我带不走武当山的一草一木、一花一语。武当山的样子轻灵动人,我舍不得,留不得。



日出仙山



朝拜圣山



晶莹剔透



玉树琼枝



雪后武当



圣洁金殿